

金光大道

浩然



金光大道

续集

赵尚林 宋 坤 / 著

作家出版社

赵尚林 宋坤 / 著

金光大道

续集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光大道续集/赵尚林, 宋坤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63 - 5739 - 5

I. ①金… II. ①赵…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2319 号

金光大道续集

作 者: 赵尚林 宋 坤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封面题字: 浩 然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三河市宇通印刷装订厂

成品尺寸: 170 × 250

字数: 106 千

印张: 53.5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739 - 5

定价: 6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邓小平

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的事业首先是在
农村开花结果的……

——江泽民

内容简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生产队解体，土地承包到户，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土地承包以后的农村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党又应该怎样领导？故事就在芳草地发生了，是养蚯蚓还是栽葡萄、村里的汽车队如何招标出租、怎样引进外资建设葡萄榨汁厂和接收倒闭的县制酒厂。面对这一切，天门镇党委书记高大泉、芳草地村委会主任高小龙牢记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始终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同原党支部书记、腐败分子朱铁汉和社会恶势力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直至短兵相接的搏斗。最后，在县委、镇党委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正义战胜了邪恶，人民取得了胜利，村里的千亩葡萄园建成，汽车队公开招标成功，葡萄榨汁厂开业，制酒厂改革成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芳草地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金光大道。

《金光大道》续集全面地揭示了农村改革的必然性和正确性，讴歌了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塑造了高大泉、高小龙、陈爱农、高小玲、秦向东、邓爱社等一批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并告诫人们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重重难关，但只要 we 依靠群众、依靠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开放的事业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2010年6月16日于天津蓟县

目 录

上 部

一	早春二月	2
二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11
三	“往宽处想吧,天总会亮的”	21
四	郑素芝含冤而死	29
五	高大泉像一座小山似的屹立着	34
六	“你怕沾包就不要去了”	39
七	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她的脑海里	44
八	人逢喜事精神爽	52
九	张银环哭着走了,高小龙的心快要碎了	60
十	高小龙停职反省	73
十一	我们企盼着春天快快来吧	82
十二	在众人的欢笑声中一对新人入了洞房	89
十三	他把心思全用到抗震救灾上来了	96
十四	“黑五类街”	102
十五	“按既定方针办”	110
十六	“他咋说变就变呢?”	117
十七	“我看还是实事求是点吧”	125
十八	金光大道,社员们一直在企盼着	133
十九	“不知哪头炕热了”	139
二十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45

二十一	周杰当上了活学活用的标兵	155
二十二	“我后悔嫁到你们芳草地来了”	163
二十三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173
二十四	朱书记出尽了风头	179
二十五	在大队门口的墙上写“发家致富”呢	188
二十六	顺应民心敢为天下先	196
二十七	斩草必先除根	206
二十八	人们纷纷举起手来	214
二十九	一天之内出了两条人命	223
三十	“犯不上跟这号货叫真儿”	233
三十一	他们风风火火地赶到芳草地	239
三十二	“不行,我无论如何也要救救他”	246
三十三	“她是有一定之规的”	252
三十四	“这老俩口子对待人的态度差别咋这么大呀?”	258
三十五	“快走,快走,好戏开台了!”	268
三十六	一朵鲜花落水,万朵水花四溅	274
三十七	面对风云变幻,胸有成竹	279
三十八	高小龙失踪了	286
三十九	“还我们生产队长!”	296
四十	四队选举生产队长事,就这样收场了	304
四十一	她为高小龙鸣冤叫屈	314
四十二	“我心里老是不踏实,提心吊胆的”	322
四十三	他们遇到了过不去的火焰山了!	334
四十四	高大泉早已看出了门道	345
四十五	大疮快要出头了	358
四十六	春回燕山大地	365

下 部

一	强扭的瓜儿不甜	378
二	眼下农村的形势挺适合我的	384
三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392

四	金凤美容美发店开业	403
五	他想脚踩两只船	411
六	“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420
七	趁机再烧一把火	428
八	问题严重了	437
九	“大家要提高警惕呀!”	448
十	发现了蛛丝马迹	456
十一	“我朱铁汉不干了!”	464
十二	“撤了我村支书的职是假公济私”	475
十三	“按他自己的意愿办”	484
十四	他定下了捉奸的计划	490
十五	三人全都呆了	500
十六	黄鼠狼单咬病鸭子	509
十七	“我先起个头儿”	517
十八	种植上的一场革命	524
十九	真正的及时雨是党的惠民政策	533
二十	快快建成小康村	542
二十一	小龙又要变卦了	548
二十二	“我们要工资,我们要吃饭”	555
二十三	清自清,浑自浑	563
二十四	“行,这个忙我帮到底了”	569
二十五	“我肚子里的花花肠子多着呢”	577
二十六	在大是大非面前得较个真	584
二十七	将功赎罪的大好机会	592
二十八	演空城计给村民看	600
二十九	弄巧成拙,自吞恶果	607
三十	“我真的没脸活在世上了”	615
三十一	村民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天和地	622
三十二	公开竞标之前	632
三十三	“改革开放政策给了我胆识和勇气”	643
三十四	“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把我闹糊涂了”	651
三十五	眼下销售成了问题	658

三十六	这事已列入大会提案了	668
三十七	“您这步棋看得真远啊”	675
三十八	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682
三十九	这实在是难得的机会	691
四十	大伙都支持建厂	699
四十一	颤抖的嘴唇亲吻手中的泥土	705
四十二	跪在父亲的坟前痛哭流涕	711
四十三	给仇大苦深的老人家解开心上之结	717
四十四	前进路上仍充满着艰难险阻	722
四十五	“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729
四十六	开发商要买下沙矿的开采权	739
四十七	“领导瞧好吧,保证完成任务”	744
四十八	“朱书记,恭喜恭喜”	750
四十九	激情将他俩融化在一起	760
五十	无论如何村主任一职要争到手	767
五十一	“这哪里是公开公正的选择呀!”	773
五十二	自然是名落孙山了	776
五十三	别开生面的“欢庆”宴会	783
五十四	“上边要把高大泉一撸到底”	789
五十五	“有这么草菅人命的吗?”	797
五十六	孟思乡泪流满面	809
五十七	他是芳草地全体村民的	817
五十八	葡萄榨汁厂正式投产	821
五十九	为建联营厂而奔走	828
六十	“挨整蹲大狱有瘾吗?”	831
六十一	“我还是回我的芳草地”	838

一 早春二月

燕山县东临唐山，西接北京，南联津沽，北靠承德，据四市之腹心，扼关东之咽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畿东锁钥”之称。北部是燕山群峰层峦叠嶂，万里长城蜿蜒起伏雄踞在高山之巅。南部是广袤无垠的冀东平原。千山万壑莽莽丛林孕育了万道清泉汇集成的数条河流，其中彩霞河和春水河流经燕山县大地。地势北高南低，每到雨季山洪暴发平原低凹处转瞬间便成了汪洋泽国。洪水退去，来年春上芳草凄凄，一望无际。人们便把这地方称为大草甸子。天门区芳草地村坐落在大草甸子北面，南北横穿大草甸子而过的彩霞河和春水河的河水分别注入县界南部的东西流向的蓟运河，汇入浩瀚的渤海。

燕山县后来划归天津市，在评选津门十景时燕山县占去三景：盘山暮雨，蓟北雄关，独乐晨灯。大清朝盛世皇上乾隆对燕山大地情有独钟，曾三十一次幸游燕山境内的盘山，并大发感慨：“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一生为盘山写下了一千九百七十三首诗词歌赋。

其实燕山县遐迩闻名的是燕山八景，其八景为：青池春涨、白涧秋澄、采村烟霁、铁岭云横、盘山暮雨、独乐晨灯、崆峒积雪、瀑水流冰。美景虽多却独独不见大草甸子有一景载入史册，史家和文人把大草甸子忘了吗？

其实，那里确有一景颇为壮观，称之为：三盘倒影。此景的来源很具戏剧性，说的是有一次乾隆游盘山遇虎，跟随的文武大臣四散而逃。乾隆帝在和珅的护卫下，一猛子逃到芳草地附近的御酒产地上米仓避难。其时，乾隆爷品着琼浆玉液，相中了陪伴在旁的人品出众的烧锅的女儿萧晶玉，酒不醉人人自醉，他带着醉意携萧晶玉来到彩霞河边。时当中秋，洪水退去，大草甸子的积水形成无数大大小小的湖泊，犹如数不清的明镜闪着光芒。多情的乾隆帝观看着眼前的这些湖泊，突然惊喜地发现，所有的湖泊里都有三盘的倒影，喜欢吟诗作赋的他马上赋诗一首：“青天三盘秀，蛙鸣入梦长，蝉饮玉露醉，风摇桂树香。”并为在旁的萧晶玉书写在黄手帕上。

从此，这里生产的酒被命名为《乾隆醉》，这酒也就和上述故事一起，芳香馥郁，名扬四海了。

大草甸子，方圆百里，阡陌纵横，坑塘湖泊相连。县志里记载的民谣说：“青甸子和苦洼子，十年九涝收蛤蟆。活人常年泡半截，死后永远埋水下。剩下一截盼丰年，不是风雹便是旱；颗粒皆无收蚂蚱，家家户户断炊烟。”有人说离开苦洼子去北部山区不得了？这话差矣！山区的村民们说：“大雨洪水猛如兽，无雨一沟乱石头。三天不雨苗枯死，十年就有九年愁。”又叹息连连道，“吃水如吃油，土地挂山头。穷人灾难重，四季只收愁！”

燕山县1935年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日军到处实行“三光政策”，给燕山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日军投降后，又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蹂躏和地主的剥削，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解放后，燕山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燕山人民彻底翻了身。随后展开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给燕山历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曾在这块土地上战斗和生活过的作家浩然，用农民的朴实语言，深情的笔墨和炽热的情感，记录下了那个改天换地的火热的年代，书名为《金光大道》。

《金光大道》写的是芳草地村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全国普遍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1956年。此后，我国农村先后进入了人民公社化时期、三年困难时期、“四清”时期、“文革”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其间我国农村经历了剧烈的变动。三十多年过去了，芳草地怎么样了？高大泉和他的同事们怎么样了？他们的儿孙们又怎么样了？他们走上了金光大道吗？这些年来，一直为亿万中国农民所关心，本书是为关心这些问题的农民们和所有热爱《金光大道》的读者而写的。

1980年早春二月的一天，阳光明媚，春风和煦。燕山县县委书记田雨，把县委常委，县平反冤假错案办公室主任陈爱农叫到了办公室。田雨是陈爱农的老领导，也是她和朱铁汉结婚时的证婚人。因此和她说话随便，他把一杯茶水送到她面前：“尝尝，这是我去杭州开会时带来的龙井茶，这可是真货啊。我看着茶农从树上采下来炒干了，装进了我的包。地道的西湖龙井茶。”

陈爱农笑着说：“田书记的虱子都是重眼皮嘛，茶更是错不了。”

田雨脸有点红，半开玩笑半愠怒的样子：“你看你个陈爱农，对我还持怀疑态度，你先尝尝再说嘛。别把我的好心当了驴肝肺。”

陈爱农坐在了田雨对面的沙发上，认真地品了一口：“嗯，不错，味道不错。是真的龙井茶。”

田雨像是在想什么：“这就对了嘛。不该冤枉我嘛。我这个人吃得了苦，吃得了亏，但不能冤枉我，‘文革’中我和高大泉、朱铁汉同志住一个牛棚，造反派王司令和你们村的贾中、周杰说我们是全国县乡村牛鬼蛇神的代表，每天吸一盒大婴孩，

喝一瓶茅台。说我们谁认了就可以解放。我们都不承认，没有的事嘛，你知道我现在还抽喇叭筒。我们被关了三个多月，这时，朱铁汉说田书记咱认了吧，贾中说认了他们不追究责任。我和大泉说那也不能认，不能违背做人的准则。这样又被关了一个月。朱铁汉说想你想得受不了，才认了。”

陈爱农红着脸说：“老书记，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说正事吧。”

田雨调整了一下情绪：“反正是受冤枉不好受呗，你看我这个人说起话来就没边了。你看这张报纸。”

陈爱农接过了报纸，是张《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刊转了省报的一篇文章，题为《金凤凰飞进了光棍堂》，写的是燕山县天门镇芳草地村邓久宽被平反后，三个儿子同日成婚的故事。

陈爱农心里为之一震，读不下去了。这消息像一阵狂风摇撼着她瘦弱的身躯，她的眼睛有些模糊，她用手绢擦了擦眼，接着往下看。二十五年了，作为芳草地的人，对邓家的情况了解得太清楚了。他们在同一个村住着，她是邓家三个孩子的老师。孩子的妈妈没有了，她同情三个孩子，照顾他们，孩子们都叫她妈……

邓久宽的长子邓解放是郑素芝带过来的孩子，初中毕业以后务农，秦富把镇上魏木匠的二闺女介绍给他。邓解放在东方红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那年结婚，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邓久宽夫妻双双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郑素芝不得已跳进彩霞河“畏罪自杀”，一家子人都成了黑五类了。邓解放的媳妇在村里待不下去了，只好带着两岁孩子回了娘家。邓解放成了当地的第一条光棍。

邓爱社是邓久宽和郑素芝两人生的头一个孩子，“文革”以前正好念初中。他聪明伶俐，学习挺用功的。那会儿刚好兴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运动中有项重要内容叫忆苦思甜，正是这个忆苦思甜把旧社会苦大仇深的邓久宽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1958年初春邓久宽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因为当年开展大跃进运动，因此取名叫跃进。他前边的两个哥哥一个叫解放，是为了纪念穷苦人民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而取的名字；另一个叫爱社，取此名字的原因是为了纪念翻身得解放的农民告别了私有制走上集体化道路。叫跃进的这个孩子出生几个月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被赞为具有“一大二公”特点的人民公社。那时人民唱着的歌子里有句话说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久宽和素芝两口子曾经商量过好几回是把跃进的名字改叫公社好呢，还是改叫天堂好呢？掂量来掂量去定不下来。最后郑素芝下了决心说，还是叫跃进吧，够不够四十六，我刚四十出头，要是再生下一个呢，叫公社叫天堂都行，到时候再定吧。邓久宽苦笑着说：“眼面前已有三个牯牛蛋子了，再来一个还不嚼断咱俩的懒筋呀？”他仰着头看着这两间小土房陷入了沉思。郑素芝用胳膊

肘拱了拱他的后背说：“头二年咱不给黑牛攒下一层四破五的房料了吗？去年秋后盖起来让他们成亲了。凭如今这样的好社会，有咱俩这力气和算计，还愁盖不上几间房？我跟你不是就在这两间小土房里，劈里啪啦养下一群了。”他想想也是，这几年日子过得实在不赖，得念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好呀，靠的不就是翻身解放和农业合作社吗？解放头儿也是我邓久宽呀，咋就不行呢？咋就混不出人模狗样来呢？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路是越走越宽广呀！得，咱磨道的驴听吆喝吧！手头已经买下半层房的木料了，再有个一年半载的给爱社盖层房也不值啥。他摸摸跃进的小脑袋儿说：“孩他妈照你说的办了。为孩子咱不得拼出命去干吗？过日子图的是啥？图的就是个人丁兴旺！”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下子打破了邓久宽和郑素芝两人的美梦。那时，“全民炼钢，十五年赶上英国”；“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一场共产风席卷而至。于是在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亿万农民吃起了大锅饭。邓解放小两口那层新房被改造成天门人民公社芳草地跃进食堂，几十家男女老少就在那里用餐，天天如此。因为有了食堂，各家把锅砸了；门也拆了，统统被送到炼钢铁的小高炉里。为了炼钢铁，不惜劳民伤财。大队支书朱铁汉见邓久宽家里有准备给爱社盖房的两车木料，派人通知他马上送到彩霞河边的炼钢炉旁，钢铁元帅等着升帐呢！邓久宽赶着大车来到家门口迟迟不肯拆开封得严严实实的木头垛。跟车的贾中和周杰上前三下五除二地把盖得好好的茅草给扬了，然后动手抬起了木料。

邓久宽嗫嗫嚅嚅地说：“彩霞河边有的是树呀，为啥非得拉我这两车等着盖房用的木料呢？这不是专门欺负人吗？”

贾中光顾把木料运往车上，理也不理他，高声唱道：“1958年嘿，是个跃进年嘿，赶英超美用不了十五年嘿，伟大的理想一定要实现嘿……”

周杰哼着另一支歌：“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在那里等着贾中快点过来，帮他抬那棵做柁用的粗大的柳木。

邓久宽又气又恼，抡起手里的鞭子先朝贾中抽下去“啪”的一声，贾中嚎叫一声“哎哟”倒在了地上；他没容贾中起身，再一次扬起鞭子，远远地朝周杰抽去，那鞭梢儿恰好削到脸蛋儿，只听到一声“妈呀”歪倒在木垛旁。两鞭子下去，两人嚎叫不绝，邓久宽心中悔了，扔掉鞭子，跑到贾中身边忙扒着他的上衣查看伤情，后悔不迭地说：“我咋这糊涂呀，哪能对孩子下黑手呢？我还算是个人吗？”好在他的鞭子下手是有分寸的，又有衣服隔着，贾中既无外伤又无内伤，多半是猝不及防，吓得灵魂出壳罢了。他丢下贾中跑过去看周杰，周杰稚气未脱的脸蛋上肿起了一道紫红色的疤痕。他心痛得忙打了自个儿一个嘴巴，忿忿地说：“我简直是个混蛋，有气找朱铁汉他们发去，跟人家孩子致哪家子气呀？”他赶紧跑到堂屋的水缸旁，从缸盖上拿过大水瓢用手指抠下瓢里瓢子来，转身跑出来将瓢子涂抹在周杰脸

上的伤痕上，口里不住声地念叨着说：“偏方能治大病，偏方能治大病。这方子灵着呢，是治烫伤烧伤最好的法子，好了还落不下疤拉。幸亏手准，万一抽在眼上，把眼抽瞎了，可是我一辈子的罪孽呀！好了，好了，邓大爷向你赔个不是吧。”

朱铁汉迟迟不见邓久宽把木头拉来，看着土炉里的火苗越来越小，急了，嘴里骂骂咧咧地跑来催看。一见这情景，火冒三丈，冲邓久宽吼着：“我在那里等着钢铁元帅升帐呢，你他妈可倒好把我派来的两个跟车的全给撂倒了，不让拉木头是吧？眼下都啥时候了，还分你的我的，眼看世界大同了。邓久宽你不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呀？那可是咱们穷人过去天天想日日盼的天堂呀！”又吆喝贾中和周杰，“两十二三的半大小伙子可也真够废物的，能让他把你们俩打了？起来装车，现场等着用呢。一会儿铸了炉的话你们仨负得起责任吗？”

在朱铁汉的指挥下，三个人忍着满心的怒气和浑身的疼痛咬着牙装好了车。朱铁汉一把夺过邓久宽手中的鞭子，朝梢子牲口甩了个响鞭，一声长啸“驾！”梢子牲口绷直了套，辕牲口挺起了腰，眼错不见这挂装满木料的大车冲了出去。

这一年底，钢铁元帅没有升帐，二十万亩水稻绝收。天门镇人民公社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阔步前进！可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后果，令运动的领导者们举步维艰。过惯了“早吃菜，午吃糠，晚上稀粥照月亮”苦日子的邓久宽，到了第二年得了浮肿病，再也无法坚持大跃进了。前晌 he 给社里起猪圈一头栽倒在猪圈坑里，饲养员刘祥看到了，把他扶回家，正晌午 he 连去食堂吃那份儿由瓜菜代，用增量法做成的“海底捞月”和“跃进球”的力气都没了。老婆郑素芝把个吃奶的孩子托付给管托幼园的铁汉妈，参加了“三八突击队”，到试验田里放卫星去了。中午不准回来吃饭，由炊事员送到地里吃。晌午吃不上饭的邓久宽后晌当然下不了地，插白旗的工作组检查出勤情况时，不见了他的踪影儿，问刘祥邓久宽哪去了。刘祥只好实话实说。工作组长一气之下跑到邓家检查。果不其然，邓久宽躺在半截炕蓆头上仰面朝天喘气呢。工作组长一见更来气了，指着他的鼻子嘿嘿笑了两声说：“行，真行啊，会玩邪的啦！装死是吧？知道啥叫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吗？按劳取酬，不劳动者不得食。知道吧？你懒得去公社大跃进，那好吧，你老老实实在这个圈里躺着好了。”说着把随身带来的石灰沿着他的身边撒了一圈儿。这有个说辞，叫做画地为牢。出了这个圈儿你就是破坏分子，在这个圈儿里也不是好社员，你被关进监牢里了。咳！其实邓久宽此时已经饿得动不了窝儿了，哪有气力去吃 he 那份儿“海底捞月”和“跃进球”呀！

摸门黑了。收工回来的郑素芝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进了家门，一眼瞧见屋门大敞扬开的，不大对劲儿呀？三步变作两步奔到屋里隐隐约约地看到炕上躺着个人，心里叫声不好，忙扑了过去，惊问道：“孩子他爸你咋了？”邓久宽有气无力地哼了声，再没有下文了。“哎哟！我的妈这可咋好呢！”郑素芝嚎啕大哭晕倒在男人的身旁。放学回到家里的邓爱社正好撞见这场面吓得抱头鼠窜，一气跑到村东头高小龙

的家里。吕瑞芬忙问出了啥事，邓爱社上气不接下气，哽哽咽咽，颠三倒四地把家里看到的情景说了一遍。

吕瑞芬听出所以然来了，心里惊呼：天哪！这是饿的呀！一时她六神无主，小龙的爸爸在社里仨月没着家了，不知在哪儿跃马扬鞭大跃进呢？朱铁汉临时将他抽出去，不知是去铁岭子，还是去前甘涧，反正是开山炸石给钢铁元帅做喽啰去了。她原地走了几趟溜溜，把晓凤托付给西院彩凤二婶，领着爱社和小龙深一脚浅一脚，匆匆忙忙地奔村南头邓家来了。

这时，苏醒过来的郑素芝正手忙脚乱地照顾邓久宽呢。她翻遍了箱子柜找不出一口能吃的东西，正急得跺脚，两手抓挠着，很想挤出点奶水来润润他的喉咙，可是早已没有一滴奶水了。她想给丈夫烧口热水喝，转了几圈儿找不到可以烧水的东西，只好从门前水坑里拧来一碗凉水，掰开他的嘴慢慢地灌下去。

吕瑞芬看在眼里，泪水夺眶而出。她家里也是没有一颗粮食粒了。连耗子都饿得走路夹尾巴，更何况人呢？这可咋好呢？这可咋好呢？她也只能跟着干着急没办法。狗急了跳墙，耗子急了咬手。除四害把耗子快灭绝了不是？逮几个耗子给久宽哥烧烧吃也好哇！可是连耗子全没处抓了。吕瑞芬在束手无策之际，想出了妙主意，她对郑素芝说：“嫂子你别着急啊，我马上到食堂去想辙，这辙能行呢，久宽哥就算得救了。人饿成这样了，还逼着下地干活儿？还说不劳动不得食！久宽哥是个多强壮的汉子啊，饿成胖子了！浑身肿得发胖了，看着都让人难受。唉！”

吕瑞芬吩咐小龙说：“你和爱社家去等我，我到食堂去去就回去。”说完看了眼奄奄一息的久宽哥一眼，抹着眼泪泡子走了。

村里跃进食堂占的是邓解放小两口的宅院，现已拆改得面貌全非了，东屋做了仓房，西屋是灶间，房山外垒着高大的烟囱，堂屋做了操作间了。邓解放被赶到炼炉旁煮铁炼钢去了，媳妇被轰到铁姑娘突击队放高产卫星了。吕瑞芬见整个院子黑洞洞的只有仓房一角亮着灯，那里是食堂管理员兼会计办公的地方。她悄悄地推门进去，宋管理员吓了一跳，吃惊地问：“谁？”

吕瑞芬讨好地说：“我，瑞芬。实在对不住吓着您了。”

宋管理员把面前的账簿轻轻地合上了，转恼怒为喜地问：“找我有事儿？”

吕瑞芬下意识地朝四周看了看，管理员说：“几个大师傅回家了，眼下院里就我一个人，有啥事说吧。能办到的尽管说，绝不含糊。”

吕瑞芬强笑着悄悄说道：“宋管理员，真是不好意思说，大泉回来了，说忙得一天没吃饭了。您看能不能？”她吞吞吐吐地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

宋管理员明白了她的意思，有些为难地说：“你知道去年县里强迫咱们这里种水稻，结果颗粒无收，食堂响应上级号召搞增量法，搞瓜菜代呢。有点细粮是准备招待上级领导下来检查工作的。”他还想摆困难，见吕瑞芬脸色变了，赶忙改了话口说，“我说的可是实情话，一点没有哄骗你的意思。高社长也是上级领导，我能不给

高社长面子？说说我的难处，是让你和高书记更理解我的为人。说，用多少？我绝不含糊。”

吕瑞芬望着站起来的管理员说：“我知道您的难处，算我家预支过节的细粮得了。该多少给多少吧。不能让您坐蜡呀！”

宋管理员说：“这是哪里话呀？没别人吃的还没高社长吃的？我这管理员还当个啥劲儿呢？瑞芬你快别寒碜我了。”

他说着进了仓房，不一会儿拿出两个纸包来，递到吕瑞芬手里说：“一包是大米，一包是白面。细菜和肉可没有现成的，只能委屈一下高社长了。”他又千叮咛万嘱咐别让外人知道，好像我姓宋的溜须拍马似的。临走前他又给她一点油和盐，并把大师傅的一件围裙给了吕瑞芬让她将那些东西包好千万别碰撒了，这年头搞粮食多艰难呀！

吕瑞芬抱着那两包东西像抱着救命的仙丹妙药，一路小跑着回家来了。回到家后她急急忙忙地和面淘米，家里没有锅和炊具只好找来陶罐等东西来代替。还让小龙和爱社兄弟俩负责抱柴烧火看管陶罐，忙乎了好一阵子，总算把饭对付熟了。她伸了伸腰，捋了捋额前的头发，长长地舒了口气对小哥俩说：“你们小哥俩，一个抱粥罐，一个端烙饼，一路小心着快快送回家去吧。记着半路上你俩可别偷吃呀，这是救你邓大爷命的药呀！”

小哥俩馋得咽着口水，含着泪水点点头，望着粥罐和烙饼没有说话。吕瑞芬扭过头去泪水再一次流了下来。小哥俩一个抱着粥罐，一个端着烙饼默默地走了。

第二天插白旗的工作组长到邓家看动静，屋里空无一人。咋？邓久宽让谁放走了？谁这么大的胆子呀？这不是犯上作乱吗？目无法纪吗？他望着炕上划地为牢的白灰圈儿目瞪口呆。邓久宽成神上天？还是成精土遁？他扭头走出屋子找村干部们兴师问罪。秦文庆和周永振一问三不知，周忠仰着脸说：“唉，那可是真成怪事一桩了哈，夜个儿你也没跟我们说过这件事情呀？你咋反来问我们呢？我们没朝你要人就不赖了。”

工作组长说：“噢，你们想倒打一耙是吧？你们这是右倾思想。邓久宽既不会上天，也不会入地。他的家人肯定知道他去哪儿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你们得交待清楚。”

周忠肯定地说：“我能做证的是：久宽家的夜黑家儿还跟我们一起搞夜战，她的二小子和小龙睡在吕瑞芬家，没摘奶的小三儿由铁汉妈看着。你说他的家人知道，你去问吧。文庆、永振，我说的是实话不？”

秦文庆和周永振点头说：“是，那是一点没错的。”工作组长只好暗气暗憋，不再追究了。

邓久宽失踪了！吕瑞芬起初听到这个消息心头一沉，一是怕有人找到她头上追问下落，不管咋说，她是有干系的；二是怕他一时想不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那